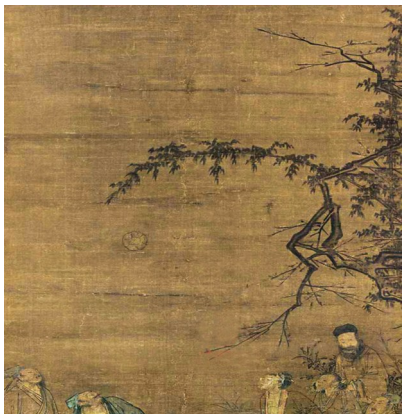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让南宋人组队参加奥运会


《蹴鞠图》南宋（传）马远

《宋画全集》第四卷第六册《骑射图》佚名

南宋时期，经济、社会空前发展，体育也随之繁荣。当时的体育项目众多，各种类型的体育社团纷纷成立。据记载，杭州有体育相关行当近二十个，射弓、蹴鞠、相扑、举重、武术、龙舟等项目都很受欢迎，见于古籍记载的知名体育艺人超过150名。穿过800年的时光隧道，如果让南宋人组队参加奥运会，他们会参加哪些项目，又会派出哪些著名选手呢？

射箭代表队，由军队将士和民间高手共同组队

弓箭是冷兵器时代的重要武器，南宋一朝又始终有北方政权的威胁，军中将士射箭高手不在少数。在宫廷举办的射箭比赛中，士卒有“招箭班士”、武将有“伴射武臣”参加，他们中的优胜者，除了能得到皇帝“闹装、银鞍、马匹、衣帛、金银器物”等的物质赏赐，还可以享受“迎还还舍，观者纷然”，招摇过市，万众瞩目的精神奖励。

射箭作为一种休闲运动，在民间也相当普及。在杭州，爱好者们成立了射箭“俱乐部”，如射弓踏弩社、川弩射弓社、锦标社等，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，举行比赛。这些俱乐部的入会门槛不低，比如射弓踏弩社的要求是：“能攀弓射弩，武艺精熟，射放娴习。”要有相当的实力才能加入。在史料中留下名字的“射弩儿”，有周长、康沈、杳大、林四九娘、黄一秀等，都是个中高手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其中的林四九娘是一位女中豪杰，这样，南宋的射箭代表队既有男运动员，也有女运动员，能够角逐男子团体、男子个人，以及女子个人比赛的桂冠。

足球代表队，齐云社运动员是主力

现代足球出现的时间较晚，与之有渊源的“蹴鞠”，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，就在我国很多地区流行了。到了南宋，蹴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，一是比赛用球更轻便。皮球用十二片皮革缝制而成，表面规整圆滑，宋代词人在《满庭芳·十二香皮》中就曾写道：“十二香皮，裁成圆锦，莫非年少堪收。绿杨深处，恣意乐追游。”二是蹴鞠运动更加普及，宫中有“球场”，街巷中有“瓦舍勾栏”，都可以作为比赛、表演的场地。就连乡间的少年，也经常踢球娱乐，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有诗句：“语燕似催春事去，游丝不似客愁长。乡村年少那知此，处处喧呼蹴鞠场。”描写了春末夏初，乡村少年们在“蹴鞠场”中呼喊比赛的场景。

齐云社（又称圆社），无疑是“蹴鞠俱乐部”中的豪门，组织健全、管理规范、规模较大。它制定的《齐云社规》类似于运动员行为准则，其中规定“不许入步拐，不许退步打，不许入步肩，不许退步背”“任风起不踢，酒后不可踢”，对成员的管理是很严格的。齐云社还编写了《蹴鞠谱》，不遗余力地宣传蹴鞠运动，其中有“世间子弟千般艺，只此风流最夺魁”“万种风流事，圆社总为先”的诗句，虽然不无夸张，但在吸引更多人参与、关注蹴鞠运动方面是发挥了作用的。

南宋的“国家男子足球队”，应该以齐云社的优秀运动员为班底，吸收全国其他蹴鞠打球社的尖子球员共同组成。参考《武林旧事》的记载，他们中的明星球员有黄如意、范老儿、小孙、张明、蔡润等，相信他们能不负众望，取得好成绩。

摔跤代表队，名字就很“拉风”

相扑，也称角抵，“相扑争交，谓之角抵之戏”，类似现代的自由式摔跤。北宋民间还有小儿相扑、乔相扑、女子厮扑。在京城的瓦舍里，相扑表演是最受欢迎的，相扑艺人也是各种表演艺人中最多的。

宋代的相扑比赛在当时已有正式的规则，叫“社条”。社条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保证双方公平的竞争，不准施行不正当的手段。在比赛中执行规则的裁判叫“部署”，他的职责是签生死文书、检查服装、宣布社条、主持比赛。在宋代相扑比赛中最重要的条文是不许暗算，所以比赛时，双方都赤身裸体，比赛前都要张开手臂，抬腿以示没有携带暗器。

一些相扑擂台公开赛，当时叫“露台争交”。这些擂台赛一般都在庙会期间举行。南宋临安城护国寺南的露台就是一个相扑擂台，经常举行全国性的相扑锦标赛，登台竞技的相扑选手都是各州选拔出来的好手。获胜者可得到奖金、奖杯、锦旗等相应的奖励。

宋代诗人周文璞曾写过这样一首诗：“有时挟弹暮云表，有时蹴鞠春风前。有时却自着绛帕，走入药市寻神仙。”当时宫廷中举行宴会时，常有称为“等子”的相扑手分成左军、右军进行表演赛。民间也有“角抵社”等社团，著名的相扑运动员很多，如撞倒山、铁板沓、周黑大、曹铁拳、王急快、韩铜柱等，从这些艺名，就能想象出他们在比赛中威风凛凛的样子。不出意外，南宋摔跤代表队员将从上述人中选出。

水上项目，游泳队、花样游泳队实力都很强

南宋首都杭州，西有西湖、东有钱塘，水网纵横。这里的居民从小就谙习水性，各类水上项目玩得很溜。每年中秋节前后的钱塘江大潮，是游泳健将们一展身手的时候，《梦粱录》中这样描述他们“伺潮出海门，百十为群，执旗泅水上，以迓子胥弄潮之戏”，手持装饰华丽的彩旗，还能在怒吼的波涛中上下翻腾；有的甚至“手脚执五小旗，浮潮头而戏弄”，在水中手脚并用，舞动五面小旗。当时的人们对“弄潮儿”很推崇，《酒泉子·长忆观潮》中有“弄潮儿向涛头立，手把红旗旗不湿”的名句；《看弄潮诗》描述市民欢迎弄潮归来的健儿：“弄罢江潮晚入城，红旗白旗轻。不因会吃翻头浪，争得天街鼓乐迎。”可见，“弄潮儿”们不仅水性了得，也深受市民喜爱，游泳队和花样游泳队的运动员从他们中选拔准没有错。

此外，还有举重代表队。由擅长击石球的天武张、掇石墩的花马儿，以及郭介、端亲、王尹生、陆寿等大力士组成。他们虽然没使用过现代的杠铃，但有一把力量在手，摘金夺银不成问题。

仅仅列举出上面几个项目，我们已能发现南宋代表队的不俗实力。如果南宋人真的穿越出现在奥运赛场上，你猜在金牌榜上能排第几位？

本报综合消息

谢师、过堂、宴游、题名……
唐代考生中第后很忙

唐代，考生们在科举考试中第之后都做些什么？让我们从唐诗中一探究竟。

首先当然是看榜。唐代科举的科目繁多，有明经、俊士、明法、明算等，但最为世人看重的是进士科。参加进士考试的考生，前一年冬天就从各地齐聚长安，经过诗赋、帖经、时务策等数场考试之后，终于在春暖花开的时节，盼到了成绩公布的那一刻。

礼部将中第者的姓名用大字抄写在榜文上，天微微亮的时候，就张贴在南院的东墙之上。此时众多考生早已围了个水泄不通，一个个踮起脚尖，期望在金榜上找到自己的名字。855年，诗人袁皓就是幸运儿之一，他挤在人群中，先看到榜上一个“袁”字，又看到一个“皓”字，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：“金榜高悬姓字真，分明折得一枝春。”那一刻，他觉得自己从耕钓客，一跃成为神仙侣，十年的寒窗苦读得到了回报。唐末的徐夤，在《放榜日》中描写了名次公布后的热闹场面：长安城里车马喧天，人们争相来到礼部看榜；考中的进士气宇轩昂地走在长安的大路上，皇城南北七街、东西五街的百姓们，都卷起门帘，观看这一年一度的盛事。

新科进士们接下来有一系列的活动要参加，可谓累并快乐着。

谢师恩，即向座主（主考官）致谢。816年中进士的周匡物，在《及第后谢座主》中，将感恩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他说：“我盼望及第已经十年，幸亏座主您的赏识，我才榜上题名。我夜里对着影子暗暗发誓，就是牺牲自己的性命，也要报答您的恩情。”

然后是过堂。众进士在座主的带领下，到中书省拜见宰相，有“为国献才”之意。唐末考生韩偓在《及第过堂日作》一诗中，描述了他参加的一次过堂仪式：大清早，天上的星星还没有隐去，他就和同年们在宫门外集齐等候；等到宫殿和楼台逐渐镀上晓日的光辉，他们鱼贯走向中书省。一路上，官员肃立在道路两旁，敛容看着他们走过。那一刻的荣光到了极点，韩偓感觉自己已经“凡骨升仙籍”。

谢师恩和过堂之后，是一系列的宴游活动。据《唐摭言》，进士参加的大小宴会有大相识、次相识、小相识、闻喜宴、樱桃宴、月灯打球宴、牡丹宴、看佛牙等。其中以杏园宴、关宴最为重要。

杏园宴在长安曲江池西南的杏园举行。831年，李远与新及第的进士，一起赴杏园宴，写下了《陪新及第赴同年会》：“今日杏园宴，当时天乐声。满座皆仙侣，同年别有情。”同样把进士比作神仙；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寒食（清明前一两日）这一天，作为新科进士也参加了杏园宴，在《登第后寒食杏园有宴因寄录事宋垂文同年》中，他写道：“雨洗清明万象鲜，满城车马簇红筵。”可见杏园宴的热闹。

雁塔题名，是在长安慈恩寺塔（雁塔）上，题写进士的名姓，在杏园宴之后进行：“杏园宴后，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。”郑谷在一首祝贺友人骆用锡及第的诗中，不无感叹地表示，骆进士前后花了两纪（24年）的时间，才考中，得知消息的那一刻，不禁泪满衣襟。但能将姓名题写在雁塔上，再多的等待也是值得的，正所谓：“题名登塔喜，醵宴为花忙。”

接着，进士们还要参加吏部的“关试”，合格后才可以授予官职。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，进士试类似于如今的高考，而关试如同公务员考试。关试之后要举行关宴，在长安城南的曲江亭举行，因此又称曲江宴、曲江大会，又由于很快就要各奔东西，也称离宴。

曲江宴场面盛大：“曲江之宴，行市罗列，长安几于半空。”参加曲江宴，是值得铭记的事情，很多新科进士都会在诗中记录这份荣光。796年春天，孟郊和同年约30人，参加了曲江宴，会上“高歌摇春风，醉舞摧花枝，乐声韵参差”，歌、舞、音乐动人。在这种类似全民狂欢的宴会上，作为主角的进士，很少有能保持清醒而不陶醉的，孟郊不觉也豪气干云：“永与沙泥别，各整云汉仪。”

本报综合消息

想开点吧 陶渊明也教育不好孩子

陶渊明是历史上有名的田园诗人，被认为是“千古隐逸之宗”。他有五个儿子，最开始生下大儿子的时候，他下了好好教育的决心，打算让儿子在官场里卷一卷。

得子之初自然是喜悦与期望相伴的。他的大儿子字求思，取自孔子的孙子子思。

陶渊明三次娶妻，一共生了五个儿子，他对孩子们的期望就更大了，三十岁左右的时候，他写了一首长诗《命子》，悠悠我祖，爰自陶唐。邈焉虞宾，历世重光。御龙勤夏，豕韦翼商。穆穆司徒，厥族以昌……

然而许多事总是事与愿违，陶渊明也曾经想过光宗耀祖，一度出仕做官，却因为受不了社会的腐朽黑暗不想随波逐流而弃官归隐田园，过起了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的生活。因为不擅长农活儿，辛苦之外落了个草盛豆苗稀的结局——靠自己种地吃饭大概是吃不饱的，他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，日子过得很艰难，别说读书了，吃饱饭都不容易。儿子们呢，肯定也要跟着回归田园，过起穷苦清贫的日子，田园生活辛苦，却又快乐，上树抓鸟，下河捞鱼，田野里追兔子，奔跑跳跃，广袤的大地是天然的游乐场。

至于好好学习，算了吧，没时间，也没那环境。

孩子们在田野里撒欢，围着他们夫妇嬉戏笑闹，五个儿子都活成了随心所欲的样子，离世俗的“优秀”越来越远了。

陶渊明做了啥呢？他写了一首《责子》诗来控诉儿子们的行径：

白发被两鬓，肌肤不复实。虽有五男儿，总不好纸笔。

阿舒已二八，懒惰故无匹。阿宣行志学，而不爱文术。

雍端年十三，不识六与七。通子垂九龄，但觅梨与栗。

天运苟如此，且进杯中物。

他写的依次是五个儿子的小名：舒、宣、雍、端、通。

陶渊明在这首诗里如实描述了几个儿子不争气的状态，说自己已经老了，白发丛生，身体不好，可是这五个儿子都不喜欢读书，都不是那块料，大儿子都快成年了，还是无比懒惰，天天躺着，二儿子倒是不懒，但不喜欢学习，三儿子四儿子也过了十岁了，连数都不认识，几乎就是笨蛋，小儿子九岁，天天就知道吃！

眼看着几个儿子不会有世俗意义上的出息了，更别提什么光宗耀祖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对自己说，这就是命啊，一醉解千愁吧。

宋代黄庭坚看了陶渊明这首《责子》诗，说道：“观渊明之诗，想见其人岂弟慈祥，戏谑可观也。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，而渊明愁叹见于诗，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。”

虽然表面上是责子，言语间却充满了宠溺和诙谐，一幅任由小孩自由发展，看着他们快乐奔跑的天伦之乐图画。

也许是远离世俗日久，在归田园居的平淡轻松时光里，陶渊明早就放弃了让儿子们去官场里卷，在仕途里扑腾，从而折腾出点名堂，获得一个世俗身份的期盼，他爱上了这种田园生活，自然也希望儿子们能快快乐乐，不去追求什么虚假的“名利”。

为孩子奉献一切的父母值得歌颂，像陶渊明这样想得开的父亲，却温馨可爱，我不逼你去按照普世价值活着，你懒也好，不爱读书也好，是个吃货也好——快乐就好。

本报综合消息